

## 都市生活

他们年龄在22-32岁,从事着不同的职业,拿着不一样的薪水,拥有不同的出身,却同样开始为房而愁。随着谈婚论嫁年龄的到来,在“先买房,还是先结婚”,在“嫁给房子,还是嫁给爱情”的纠缠之中,最终为“无房不嫁”的观念所屈服,沦为房奴。

## 费溪只好回家向父母求援

易萧萧这次说的话,比以前没多少变化,但其随后说的多少触动了费溪那根被刻意隐藏起来的神经。

“我父母还好一些。你父母呢,没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,等他们种不了地了,你说将来怎么办?没房子,我们有了孩子怎么办?整天住在租的房子里,被人家赶着来赶着去,三天两头搬家,你心里就感觉舒服吗?”

费溪闷着头接受着易萧萧的数落,安抚着她吃完了晚饭。从厨房洗碗筷回来的路上,费溪听见了陈琳琳正对家晓端说的一些字眼:

“……房子……买不上……去我们那里……我父母就我自己一个孩子……”

想来想去,费溪感觉这个世界全乱了,原本美好的一切随着婚龄的到来变得虚无缥缈。在五一假期前的这个下午,费溪一个人晃荡在公司所在的小区里,切实感知到了漂泊在城市里的忧伤以及无根寄居的惶恐。而这一切,都是易萧萧所说的房子在兴风作浪。

苦也罢怨也罢,什么也阻挡不住费溪必须回家向父母求援的脚步。对于费溪父母来说,能让费溪走进麦城这样的大城市,并拥有一份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,就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幸福。但如果在麦城没有房子,意味着他和易萧萧种养了几年的感情要香消玉殒。

在因过度操劳而提前透支了身体本钱的父母面前,费溪心里乱得像一团麻。易萧萧泪流满面地说着“对不起”离开时的幽怨面孔,不时在他眼前飘来荡去。想想心爱的女人成了别人新娘的滋味,想想心爱的女人躺在其他男人怀抱里撒娇的情形,费溪心生

了切肤之痛。

一个激灵打过,费溪不得不告诫自己要好好珍惜,不要让他刚才臆想的一切变成现实,来刺害他的心灵以及生活。以五一单位放假的借口岔开了他父母询问的话题。在没有想好之前,费溪在刻意回避着来自他父母的有关易萧萧的一切询问。

经不住他父母的再三追问,费溪眼睛酸涩地把他和易萧萧近期的谈话拣重点的说了一遍。当费溪说出买房子的事情,他父母感到有些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。意料之外的是没想到城里的房子会那么贵。费溪说完买房子的事情后,整个房间的气氛显得特别地压抑。他正在读书的弟妹妹不作声地起身离开了;他的父亲一口抽着呛辣味浓重的旱烟。

置身这样令人窒息的氛围里,费溪心生了想哭的冲动。没有再说什么,在他母亲微微的叹气声里,费溪起身离开了。深夜来临前,躺在床上,费溪听见了父母商量如何弄这几万块钱的争吵声。归于寂静的黑夜里,他们的争吵是那么的刺耳和让人烦躁。

面对现实生活,费溪突然感觉到他无助和无奈。在这个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的时候,费溪已辨别不出他内心翻腾的是什么情愫。他知道不管父母怎么争吵如何作难,都不会难为他,让他和易萧萧分手。

“啃老族”的字眼不时让费溪如履薄冰,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和他同床而睡的弟弟,在黑暗中忍不住说了句:“别翻了,明天还要下地干活。让我睡会儿吧。”费溪不好意思再折腾啥,只好躺在一个地方,瞪着眼睛看着没有任何光亮的黑暗。

4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# 悬疑推理

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,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,是骗保?是凶杀?一名普通儿童,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,但本人却神秘失踪,是遭绑架?是被拐卖?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,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,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……

## 韩峰趁着夜色第二次来到事发现场

潘可欣笑道:“冷伯伯没告诉你么?我父亲——”韩峰马上在脑海中搜索了一遍,在这座城市里,姓潘的,哦,他嘴一张,潘可欣用手指封住了他的嘴,点头表示他猜对了。韩峰问道:“为什么你要去做保险?”

潘可欣嘴一撇,“很多人都这么问。按你们的想法,我该去当大公司的CEO,是吗?哼,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认为,我是生活在父亲的庇荫下,我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。”

韩峰笑了,“看来我得重新估计你才对,还是个自立的女孩呢。”潘可欣浅浅一笑,“我们的调查员去查过了,确实如你说,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是一起策划过的事故。你是对的,我那天还以为你袒护那对母子呢,我错怪你了,对不起。”

韩峰反而不好意思了,那事故很明显是梁兴盛骗保,他只是没有说破而已。

“我们明天就与卢芳签署赔偿协议,他们的日子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韩峰支吾道:“这样很好,这样很好。”

一名绅士唤了潘可欣过去,韩峰的眼睛开始搜索。这里的客人,男的且不说,女子都是性感尤物。韩峰选中目标,借机向那欧洲女郎靠去,他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体香,很纯,很清淡,对男性却有说不出的吸引力,他头皮一麻,暗道:“不对,这件事有些不对!”

韩峰连招呼都没和潘可欣打,就急忙退出了宴会,趁着夜色,他第二次来到事发现场。这次他在撞人的地方停留了很久,反复观察。这是个丁字形路口,街角便是路灯,从小巷出去便是卖衣服的小店,小店有个大大的玻璃橱窗。事发那晚,橱窗的玻璃被打碎了,梁兴盛可以用橡皮绳,一头系在小店屋



何马 著

顶,垂下来个橡皮人,将橡皮人放在橱窗里,橡皮绳另一头绕过路灯高处的横梁;听声音可以判断车辆的大小,看车灯可以知道车辆离路口的距离,等时机成熟,他一拉橡皮绳,便造出有人跳到路心的假象,任何稍有经验的司机都会选择拐进小巷,他就可以自己撞上去,他手一松,那橡皮绳就能带着假人飞上屋顶。若他有同谋或是告诉了妻子,将假人收拾一下,便天衣无缝了。

路灯横没有橡胶擦过的黑色痕迹,这是韩峰最先发现的证据,他没破,是因那对母子的命运太悲惨,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。因为他发现,这件事,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!

次日下午,保险公司营业厅内,潘可欣与一名中年男子面对面坐着,潘可欣将文件夹往那中年男子面前一推,微笑道:“林先生,你签了字,这份协议就正式生效了。你可以跟我到指定银行领取赔款。”

那林姓中年男子满意地点点头,拿起笔,准备签字。韩峰一个箭步冲过去,抓住了林姓男子的笔,“对不起,您恐怕还不能签字。”

林姓男子一脸茫然,“你是什么人?”潘可欣十分不解,“发生什么事了,韩峰?”韩峰道:“如果我没猜错,你就是全权代理梁兴盛事故的律师吧?”“不错,我叫林国强,是卢芳女士委托我全权代理她先生的索赔事宜。请问你是……”韩峰大大咧咧地坐下来,道:“侦探韩峰。”

林国强问:“韩侦探,你认为这份协议,有什么问题吗?”

韩峰拿起文件夹,道:“协议没有问题,不过,梁兴盛是骗保,所以,这五十万不能给卢芳女士了,真是非常抱歉。”

7

## 白领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挥鞭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## 罗想被推进了手术室的大门

送饭的推车一从电梯里推出来,病房的走廊里就响起一阵喧嚣。朱西子端着女儿的饭回来了:“饭来了,吃饭!”罗湛凑近饭盒:“呵,看着真不错呀!”罗想说:“我定了两份,是给妈妈定的,你也一块儿吃吧。”罗湛丝毫没有犹豫:“好,一块儿吃。”

一间间病房里病人们在吃饭,家属在一旁照顾着,桂雅丽沿走廊走来,看到的是一幅幅充满亲情的画面。她来到罗想的病房前,推开门,眼前是同样的情形,罗想、罗湛和朱西子凑在小桌旁一起吃饭,像一家人一样。

罗湛扭身看到桂雅丽,不由尴尬地站起身来:“哟,你怎么来了,你不是去看小欣了吗?”桂雅丽站在门口没说话,罗湛解释道,“小想多定了饭,让我陪她一块儿吃。”桂雅丽说:“那你们吃吧。”

“桂阿姨,你也和我们一块儿吃吧。”罗想说。

一时间,病房里的气氛尴尬不安,微微紧张,千万条形形色色的信息在飞速穿梭,最后桂雅丽一咬牙:“好。”接着是一通忙乱,找碗找勺子,桂雅丽终于坐下来,四个人局促地挤在一起,吃饭。

吃完那顿难受的饭,罗湛和桂雅丽先告辞了。坐在出租车里,桂雅丽扭着头看着车窗外。罗湛凑近她的耳边:“雅丽,你真好,刚才在病房里,你能一块儿吃饭我真高兴。”桂雅丽不吭声,继续看着车窗外。

“你没有不高兴吧?”罗湛问。

“没有哇。”桂雅丽满心委屈,眼圈都有点儿红了,她拼命扭着身子,罗湛什么也没看到。

“牛肉,我炖的。”罗湛说。罗想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饭盒,又看看丈夫,没说什么。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罗湛说:“我和医生谈了,医生说下个星期动手术。”罗想点点头。一时间,二人沉默不语。

“小想,我想告诉你一件事……”“是不是手术很危险?”

罗湛说:“不是病的事,他看妻子一眼,说出林青青的丈夫要和林青青离婚。罗想一怔:“你怎么知道的。”罗湛说:“她来找过我。”

“你为什么告诉我?”“我想了,以前的事已经发生了,我没有办法,从今以后我决不再向你隐瞒,没什么可隐瞒的。”他苦笑了一下,“你知道她丈夫为什么要离婚?”

罗想不安地摇摇头。“因为他有了别的女人。”

这天,罗想在护士的帮助下换上了手术的衣服,然后躺到手术室的推车上。护士推着车子走出病房,沿走廊走着,罗想眼望空中,朱西子、罗湛、严立达和桂雅丽跟在推车后面。

车子推进电梯,电梯的空间很小,朱西子、罗湛、严立达,还有桂雅丽紧紧站在她周围。朱西子伸手摸了摸女儿的面颊,罗湛对女儿笑了笑,严立达和罗想的目光相遇,两个人彼此对视。

到了手术室门口,护士说:“好了,就到这儿了,你们在外边等着吧。”护士打开手术室的门,罗湛忽然上前,俯下身亲了亲女儿的额头,低语道:“不要害怕,没事儿。”

严立达默默站在一旁。朱西子松开女儿,护士推动车子,推进了手术室的大门,罗想望着站在门外的亲人,严立达忽然大声喊道:“小想,一会儿见!”

罗想的眼圈红了,抬起手向他挥了挥。手术室的门关上了。

47

## 人物传记

朗朗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,朗朗对于“竞争”、“赢”、“第一”、“梦想”、“牺牲”、“坚持”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坦率的陈述,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,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、渴望成功的年轻人,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。

## 父母决定送我去北京上学

就在这时,门开了,父亲走了进来。他问:“你坐在沙发上干什么?”母亲回答道:“我们在谈话。”

“他这会儿该在练琴。说好了要弹3个小时的。没什么事儿比练琴更重要。”我忍不住嘶声大喊:“你不懂!我想和我妈说话,你管不着!”

当然,我那时听了关于北京的消息,正感到心烦意乱。当然,父亲那天晚上也许在单位碰上了特别不开心的事,但不管什么原因,他一下子恼羞成怒,拖出我珍藏变形金刚的盒子,开始把它们从我们家二楼的窗户往外扔。我冲上去想拦住他,但他将我一把推开。

“这些是我的!”我尖声哭喊着,想把我的玩具抢过来。

可是我叫得越响,父亲扔得越狠,直到所有的变形金刚都被他扔到窗外,落到了下面的街道上。我跑下楼去,想把它们捡回来,但它们全都给摔坏了。我泪流满面地拾起变形金刚残损的部件——手臂、腿、脑袋,把它们放到一只纸袋里,抬上楼,藏在我床下。接着,我满腔怒火地开始练琴,不是一个小时,而是两个小时。在那两个小时愁云惨雾的练习中,我心里想的不是我弹的音乐,我的心里只有我破损的变形金刚。

我的家庭将要经历一场巨大的变化,只是我一点也不清楚变化将以何种方式出现。因为我们住的公寓很小,即便是父母轻言细语的时候,我也很轻易地就能听到他们两人激烈的讨论。他们的话题永远是我。父亲对母亲说:“如果他要成为世界第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名,我们就必须去北京。北京是个国际大都市。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最好的。朗朗需要最好的。”

我听到母亲说:“我和他解释过,但他听了后不开心。他害怕要换老师。”“他想要成为第一名,他会去做的。”

“他想让我跟他一起去。”周秀兰,你也知道那不可能。我们需要你挣工资,好供朗朗和我在北京生活。我必须所有时间都用来监督朗朗。在音乐学院读书可不容易,但要进去就更难了。首先他们得接受他入学。你不知道那些孩子和父母的竞争心有多强。到处都有拦路石。我们这孩子得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他。

“那你是说你会放弃你在治安大队的工作?你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?”“我别无选择。”

“进音乐学院不容易。”父亲说:“你正说到点子上了。到时有来自全国2000名学生会竞争。”“多少人会被录取呢?”“不会超过15个。”

“你觉得朗朗能行吗?”“如果我们入学考试前提前好几个月就到北京去,他就能行。朱教授会帮我们在北京找个好老师,严格训练朗朗,准备入学考试。大家一起努力,他就能被录取。”

“这孩子还从没离开我生活过。”母亲的声音有些凄惨。“他必须得学会适应。他没有选择。朗朗在沈阳这儿是个小明星,但是我不想让儿子当一条小池子里的大鱼。如果我们留在这儿,他会停滞不前。”“我明白我们必须为儿子做出牺牲,但是离开他生活,这样的牺牲我还从来没考虑过。”“为了他的前程,你必须这么做。”有几秒钟的沉默,然后母亲说:“好吧。”

16